

克莱默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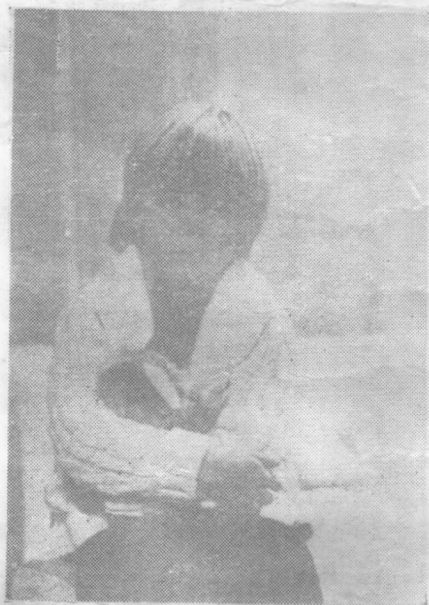
在圣诞节时刻，特德等待确定一个新的工作。



父亲特德一个人领着他的儿子，比里去上学。



特德和比里在一起。



比里把他自己的东西包扎好，等他母亲带他走。

他没有料到会看见血。他毫无准备，书本也好，医学指导教师也好，都没有谈到过出血或者床单上的咖啡色的斑点，只提醒过他会疼痛，他作好了准备，要帮她挺过去。

“我在这儿，亲爱的。来，现在你呼吸。”鼓励她，这是他的责任，他就象个忠于职守的军人。

“一、二、三，呼气……”

“滚开！”她说。

他已经上过课，他想成为自然分娩^①小组的一员，当一个没了他不行的丈夫，但是，到让他进产房时，他们已经动手了。乔安娜信口在连哼带骂“狗杂种”。旁边一张床上，一个妇女用西班牙语喊亲娘唤上帝，可亲娘和上帝都不在身边。

“我们一起来呼吸，”他高高兴兴地说。

他是多余的。乔安娜合上眼睛，痛得晕晕乎乎。护士把他推到一边，好擦掉血污和粪便。

乔安娜第一次露出腹部让他听“小宝贝”的动静时，他说道这是个奇迹。他机械地这么说，他对这生命的最初的征兆并不真正感兴趣。最先想有一个孩子的是她，而结了婚生

孩子，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于是他也赞成了。乔安娜除掉避孕环后一个月就怀孕了，他感到惊奇。他似乎就没有做什么事——想生孩子的是她，怀孩子的是她，产生奇迹的是她。

乔安娜怀孕六个月时，开始出血。她的妇科医生是安东尼·费斯克，《时髦》杂志称他为西方世界最有成就、最有资格的年轻妇科医生之一。他告诉乔安娜“卧床休息，再塞个软木塞。”接着，特德和乔安娜就医生的忠告在医学上的确切含义进行了讨论。到后半夜，特德在进行房事前，给费斯克医生挂了个电话。医生被激怒了：为这么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打电话来！再说，谁又乐意去和一个男人谈什么语义学！医生说，他的话的医学上的含义是“让她尽可能安静地躺着，别再胡搞了！”特德建议换个医生，但乔安娜不为所动。于是他们远远地分睡在床的两侧。三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乔安娜躺在床上，直到产期降临。

特德日益考虑着孩子的衣服啊，褥垫啊，小床啊，玩具汽车啊，夜灯啊，玩具马车啊，以及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乔安娜对细节很注意，譬如她知道装着珠子给孩子转着玩的高背椅子就比较好，在这些方面，特德望尘莫及。乔安娜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但却很快就懂得了有关的商业行话，特德把这归之于母性。他就很难分辨“襁褓”和“摇篮”，因为“襁褓”听起来好象是该让婴儿睡在里头的^②，而不是婴儿的衣物；同样，“摇篮”听起来与其说是供婴儿睡卧用的，不如说象是供婴儿在里头洗澡的^③。反之，“防护垫”他就觉得容易对上号——用来围在小床四周的，上面有比如小白兔啊之类的教育图画。

乔安娜的孕妇服是在“圣母”商店买的，特德觉得这店

名挺合适，因为乔安娜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漂亮的“未来妈妈”。乔安娜皮肤光洁，眼睛明亮，就象一个纯洁的圣母，这得感谢聪明能干的费斯克医生。看外表，乔安娜·克莱默象个什么专业人员，身高五英尺五，太纤细，不会被人当作模特儿，也许被看成演员，一个引人注目的、身材苗条的女演员，乌黑的长发，瘦削优美的鼻子，褐色的大眼睛，丰满的胸脯。特德称她是“附近最可爱的姑娘”。他自己的模样就难说了，一个身高五英尺十的多少有点吸引力的男子，褐色眼睛，浅棕色的头发，对自己的鼻子他有自知之明：太长了；而且开始脱发了。特德觉得在他挽着乔安娜的手臂时，他最为动人，这也是证他的自我形象。他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象他，遭到不幸的嘲弄。

乔安娜怀孕期间，特德牵肠挂肚。他要在半夜给她吃排骨，或者去买冰淇淋，但是她没有这些陈腐的怪念头。作为代替，他常带给她鲜花，要换了以前，他准认为这浪漫得过了头了。

乔安娜已经怀孕七个月了，睡觉很安稳。可特德夜里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不知为什么，心里老恍惚不定。

十对夫妇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褐砂石的房子里。指导教师向妇女们担保：她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这番话受到了一本正经的欢迎，谁也没有去注意这十位挺着大肚子的妇女的矛盾：有的连举步都艰难，却要她们控制自己的身体。男人们也得了担保：他们在自己孩子降生时可以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指导教师是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热情的年青妇女，也是眼前唯一的腹部平坦的女人。

她把一些彩色幻灯片放映到布幕上，内容是胎儿的发育过程，特德还从没见过这么生动的描绘。接下来的图片是：新生儿、醒来的母亲、兴奋的父亲。一个真正的婴儿即将降生了，不是书本上的或者蜷伏在妻子腹中的，而是一个有呼吸的活生生的婴儿。

第二天，午饭时候，特德坐在四十二号街图书馆的台阶上吃冰淇淋汽水。他已经到“洛德——泰勒”去打听过通知婴儿出生的花费，还想到“沙克司”去看看小床的价钱。事情快临头了，原本在远处恍恍惚惚若隐若现的感觉现在分明起来了：是忧虑。他害怕，怕乔安娜会死，怕婴儿会死，他怕乔安娜和婴儿会一起死；他怕他们倒都顺利，但过不久他会死；他怕自己不会抱孩子，怕把孩子摔地上；他怕生下来是个瞎子、傻子、瘸子、少胳膊短腿、十指不全、花斑皮肤；他怕自己经济搭不够，当不了一个好父亲。但他什么也没有给乔安娜讲。

他用来对付自己害怕心理的手段是消灭它。他应该和上帝不相上下，万物皆备于我，不存在无知和侥幸。他应该是普天下最为训练有素、多闻博识的自然分娩法的父亲。在为期一周的学习班里，他全神贯注，情绪热烈。他几乎能象超人似的用 X 光的眼睛扫描乔安娜身体内部，看出婴儿的位置。乔安娜怀孕第九个月时开始感到日益增涨的不适。特德体贴关怀，竭力相助，在他的鼓励下，他们每天作呼吸练习，他是一个模范的“未来爸爸”。

自然分娩学习终了，在当地一所学校里放映了一场电影，内容是用自然分娩法生孩子的实况。观众中间有着形形

色色的未来的父亲和千姿百态的大肚子。特德觉得和这些人沾着点儿亲，他对这些陌生人微笑。影片完了。课程结束了。特德·克莱默准备抱孩子了。

“要是我自然分娩不成功，你会对我失望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噢，我才跟一个产妇聊过，她用了麻药，她为自己不能醒着生孩子而感到内疚。”

“他们说不会不成功的。别担心，亲爱的，你尽力而为。”

“好。”

千万别出什么事，乔安娜。失掉你，我可受不了——这些话，他不能大声说出来。他不愿意惊吓她，也不愿意流露出自己的害怕。

来电话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室写字台跟前，电话打到这儿，都是事先说定的。出租汽车十分钟到家，特德沉着自如。不料刚开头就叫他慌了手脚，他想不到乔安娜的产阵痛竟这么迅速，这么厉害。他赶到家时，只见乔安娜瘫倒在地板上。

“我的上帝——”

“痛死我了，特德。”

“耶稣啊——”

特德见她痛成那个样子，把上过的那些课一下子忘了一干二净。他扶住她等阵痛过去。然后拿起准备了好些天的手提包——他让出租汽车等在门口——夫妻俩朝医院赶去。

“我受不了。”

“会好的，亲爱的。呼吸。”

“不行。”

“行，来吧，呼吸！”于是她努力使呼吸有节奏，据说这能分散大脑的注意力，摆脱痛苦。

“过去了。”

“亲爱的，下一次你必须战胜它，记住，战胜它！”

“也许他们该给我上麻药。”

在七十九号街和公园大街的路口，碰上交通堵塞，汽车停了下来。

“不行！”他对司机吼道。

“先生，我有什么办法？”

特德从出租汽车里跳了出来。

“紧急情况！妇女生孩子！紧急情况！”

他跑到街中心，挡住一些汽车，指挥另一些汽车，成了一个临时的、发狂的交通警。“那辆卡车开走，该死的，砸了它！”麻木不仁的纽约司机被这疯子弄糊涂了，还真服从了他的调度。在这庄严的一刻，他成了一位从纽约交通堵塞中救出临产妻子的英雄。他们飞速赶往医院，特德让司机按了一路的喇叭：“穿红灯，我付罚款。”

只片刻工夫，就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了。到医院后，乔安娜被送上楼，他一个人在接待室等候，成了昔日英雄。现在得听他们的了，他们摆布着乔安娜，剃掉了她下部的毛。

“这不公正，”他对接待员抗议道，“我要上楼，守着我妻子。”

“他们会打电话下来的。”

“什么时候？”

“大概二十分钟，克莱默先生。”

“这段时间是紧要关头。”

“对，我们知道。”

接待室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健壮男人，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安安静静，象在看电视。

“第一回？”他问特德。

“怎么说这种话，”特德生气地说，“‘第一回’？”

“听我说，伙计，我只是表示友好。”

“对不起，这——是我第一回。”特德自嘲地一笑。

“我第三回了。”

“等吧！你正感到跟她最亲密的时候，他们却把她带走了。”

“一会儿就完了。”

“但是我应该在那儿，我们用的是自然分娩法。”

“噢。”

“你也是？”

“请你别在意，那尽是扯淡。给她上麻药，没有痛苦，孩子就到手了。”

“可这太原始了。”

“啊，是吗？”

“你不想呆在她身边？”

“我会去的。过些日子，在半夜里，我会去的。”

他们无话可谈了。特德自信正确，但烦躁不安；那男人也自信正确，却轻松自在。接待员告诉特德他可以上楼了。他上了产妇楼。按照理论，乔安娜在那里等他相助。他一边

走，一边重温了呆会儿要干的种种工作：记下她宫缩的时间，协助她吸气，跟她闲谈以分散注意力，轻轻抚摸她的额头，濡湿她的嘴唇。他应该掌握全盘。他甚至会忙得连担心惊慌的工夫都没有。

他走进房间，发现乔安娜正由于宫缩，在床上歪来扭去。这正是前边所说的他想教她正确的吸气方法而挨她骂“滚开”的时候。隔壁床上的妇女在用西班牙语尖声大叫。护士把他推到一边，这跟上的课程完全是两码事。

终于，费斯克医生来了，高高大大，一头金发。他对特德说的第一句话是：“到走廊里去等。”几分钟以后，护士示意他回进房间。这时，费斯克医生点了点头，走出去了。

“快了，”护士说，“下一次宫缩，就让她使劲。”

“怎么样，亲爱的？”他问乔安娜。

“从没有这么受罪过。”

宫缩又来了。他鼓励她使劲挣。经过几次猛烈的宫缩，使劲地挣，他看到，渐渐露出了一块黑斑，这是婴儿的头顶，他自己孩子的最初标记。这一切他都无从支配，只叫他肃然起敬。

“克莱默先生，”费斯克医生回来了，“我们要进去替她接生了。”

特德吻了吻乔安娜，她勉力一笑。他和费斯克医生走进走廊边的一个房间。

“克莱默先生，照着我做。”

特德当起医生来了。他擦洗了手，穿上了一件蓝大褂。他穿着医生的大褂站在那儿，看着镜子里自己四不象的傻样子，深感自己的能力事实上是微乎其微的。突然，他一直否

认的害怕又把他吞没了。

“你受得了吧？”

“我想受得了。”

“不会昏过去，对吧？”

“不会。”

“你知道，刚开始让父亲进产房时，这儿有人提出了一种理论，说是有些男人看了妻子生孩子以后，短时期内得了阳痿。”

“噢。”

“他估计这些男人不是被分娩的经过慑服了，就是看到自己妻子的痛苦后感到内疚。你知道，他们那玩意儿干出了……”

费斯克医生擦洗的动作很滑稽。

“总而言之，我们还找不到一丁半点儿确凿的根据来证明这理论。但是发人深思。你不以为然？”

“说不上。”

“来，克莱默先生，别昏倒，也别阳痿。”费斯克医生笑道。

特德并不赏识这种知情人的玩笑。他的脸紧张得都冻成冰了。

他们走进产房。乔安娜躺着，并没有因为进入分娩高峰而显出高贵尊严。好象要她参加什么古怪的祭祀仪式，一条床单垂下来覆盖着下半身，她的脚朝上伸在脚架里；房间里人们忙忙碌碌，有医生、护士，还有三个见习护士，她们观察着两腿高悬的乔安娜。

“好，乔安娜，我叫你挣你就挣，叫停就停。”医生说。

他们在家里练习过，课程里有这内容。特德暂时松了口气，这是他熟悉的。

“克莱默先生，站在乔安娜一旁。你可以看那里头。”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面镜子。

“好，挣！挣！”医生大声喊道，接着什么都接踵而来。阵痛袭来时乔安娜尖叫，她想在两次阵痛间用深呼吸歇歇气；接着，特德抓住她，她使劲，在她拼命往外使劲的时候，特德搂着她：“宝贝，你就想一个念头：‘出来’，”特德照着课程里讲的跟她说。在特德的抱持下，她使劲挣，挣，婴儿哭出声了，乔安娜也哭了。特德吻乔安娜，吻她的前额、她的眼睛、她的泪水。房间里旁的人毕竟不是冷冰冰的旁观者，也都露出了笑容，甚至那位大名鼎鼎的医生也在微笑。在祝贺的气氛中，婴儿被放到一边磅体重和作检查。特德·克莱默审视着威廉·克莱默，数着他的四肢、他的手指、他的脚趾，终于放心了：没有残缺。

在产后恢复室里，他们悄悄交谈着——种种分娩的详细情节，要打电话通知的人，特德要做的家务琐事——后来，她想睡了。

“你真神，乔安娜。”

“嗯，生下来了。下一回，给你邮购一个。”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他上楼到婴儿室最后看一眼孩子。孩子躺在一只纸板箱里。他睡着了，象一颗小花生仁儿。

“晚安，小家伙，”他大声说，好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我是你爸爸。”

他下楼去打了几个电话。在以后的几天里，到医院去探望时，孩子的存在是真实的；除此以外，上班时，在家里，特德眼前也总是一再浮现出那张花生仁儿的脸，他深受感动。

他没有成为一个课程中谈到的好丈夫，但是冲破交通堵塞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就是后来抱住乔安娜，在分娩之际也丝毫不假地抱住她。

后来，事过境迁，他想回忆一下他们是不是真正亲近过，于是他提醒乔安娜那一阵子的情景。

“我不记得你在场。”她说。

-
- ① 自然分娩，是指不用麻药的分娩，这种分娩一般是夫妇两人在产前数月就开始去上课，学习在分娩时如何呼吸，如何互相帮助等等。
- ② “襁褓”的发音与“躺卧”的发音相近。
- ③ “摇篮”的发音与“水盆”的发音相近。

二

他们是在火岛相遇的。特德在火岛的一所单身者的共用住房里享有一半的份额，每到第二星期的周末可以上那儿去一次。乔安娜在另一所共用住房里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每到第四星期的周末可以去一次。这就给他们的见面提供了算术上的可能性。此外，有一个周末的星期六那边同时有三个家庭举办的可以随便出席的非正式的酒会，而他们俩都参加了其中的一个。

在挤满了人的门廊里，三个男人围着乔安娜。特德注视着她，两人目光相碰。她的眼睛同时还与成打的男人相遇，他们也在猎取对象。特德一直往来于阿马冈塞的共用住房和火岛的共用住房之间。因为他相信把这两个单身者活动的场所联到一起，他或许会碰上一个中意的人。他现在已经学到了与马路上的交际手腕相当的海滨交际手腕，比如当一个漂亮姑娘在平台上被三个男人包围着，并且要跟其中的一个离开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才能和这姑娘挂上钩。

特德发现那个男的和我们一起打过排球，他就走到屋前的坡道上，倚着栏杆，喊住对方，闲扯几句，对方不愿意显得

无礼，不得不把特德介绍给他的女友。她就是乔安娜，他们互相认识了。

下一天，他在海滩上没有见到她。但他猜想她准在星期天夜里离岛的热闹的渡船上，这样的渡船一共有三条。于是他坐在渡船码头上，装成一个留恋夕照、落落寡合的周末度假人。她排队上第二条船。特德注意到她不是和男人而是和两个女伴在一起。她的女伴楚楚动人，开旅行车的拉里见了准会着迷。拉里是特德的朋友，离婚了，他有一辆旧的旅行车，这是离婚时判给他的。拉里利用它在周末结束时为妇女们作些贡献：把她们拉回城。整群共用住房的妇女都可以搭乘。有时候，看起来就象拉着一队空中小姐从机场回来。

“哈罗，乔安娜。我，特德，还记得吗？你有车吗？”

“你乘这条船吗？”

“我在等朋友。还是去找一找的好。”

特德信步悠悠走到码头一端，到乔安娜看不见了，他拔腿就往住房奔去。

“漂亮姑娘，拉里！”他把拉里推出来直奔码头。乘车回大陆的途中，乔安娜的一个朋友问特德，这是必然要问的：“你干什么工作？”整整一个夏天他就没有应答好这个问题。他遇见的女人象都有一把划分等级的标尺似的。如果标尺分成十格，那末医生就是十，律师、股票商人为九，广告代理商是七，服装中心的职员则是三，但服装中心的老板可以升到八，教师是四，其余种种，包括人家会问“究竟是什么工作”的职业，就超不过二，而特德就属这一类。如果他不得不解释而人家依旧莫名其妙的话，他就可能下降到一。

“我是个广告篇幅推销员。”

“哪一家？”乔安娜问。他不须解释，有可能得五。

“《闲适》杂志。”

“啊，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在瓦特公司工作。”

她在广告机构工作，这又好，又不是太好，他想。他们是同行。可她不是来自昆士的科罗纳的还没有被发现的、在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漂亮姑娘。

乔安娜·斯特恩带着波士顿大学文学学位证书来到纽约，她发现学位证书在这城市里无关紧要。她不得不学点儿秘书的课程，以取得秘书资格。她从一个“俏色迷人的职业”到另一个“俏色迷人的职业”，一个比一个有意思，最后她成了瓦特·汤普逊的公共关系主任的执行秘书。

她二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单独住一套公寓房间。因为她和办公室里的一个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所以与人同室是不方便的。这段韵事持续了三个月，结局是一次他豪饮过量，呕吐在她的地毯上，然后上火车回他住在华盛顿港的老婆那里去了。

她每逢圣诞节都要回麻省的列克星敦，给家里带去令人高兴的消息：“我交男朋友，工作得挺顺利。”她父亲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生意兴隆，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她是独生女儿，掌上明珠，在整个家族里，她是逗人喜爱的侄女、最受欢迎的表妹。她要到欧洲去度夏天，去了；她要新衣服，有了；可她的母亲还总喜欢说她“从不添麻烦”。

有时候，她扫一眼报上的招聘广告，看看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不是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她一星期挣一百七十五元，工